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淞隱漫錄 夢游地獄

吳門南濠鏡智道人，汪姓，李景熹繼室也。年二□六而寡，發出世心，受菩薩戒，以佛法倡導鄉里，男婦信從者眾。嘗刺舌血寫經。年三□八病痢，一日起坐洗沐，合掌念佛而逝。後三年，同里有何氏女病熱，見已故叔父赤體披髮，自言「在生作孽，既死處黑暗中，日吃惡鬼鐵棒，經七八年，近因觀世音降臨，跪求慈拯，忽得離暗而出。適有道人自西方來，在冥教化，為冥王師，家在萬年橋，即上年念佛坐逝者也。因與吾家有舊，乞暫放還。急為我作佛事，俾得生人道。」其兄子性三為持佛名一萬，堂中回向畢，仍許延僧薦拔，乃去。其夕初更，何氏女忽悶絕，至三更而蘇，言：「適有一班男女，執紅燈，以大輜舁我，去路迢遠，抵一巨廟，即令出輜，趨進殿上，見青面王者坐中央，左右小鬼各執鋼叉銅錘。王見我，作色，便取錘欲打。我驚憊之際，忽見金童玉女各執幢自內殿出，中擁一道人，離地可丈許，首戴青襖，身搭條衣，手握白拂，足躡雲履，端正嚴潔，世無與比，審視之，即萬年橋李家姆也。往時嘗一宿其家，彷彿可識，然而光彩迥絕矣。姆便聲言：『止，止！』王遽釋我下跪，曰：『請如教。』李家姆即垂手援我，引至內殿，光明洞然，几席靚整，案間多供佛經。令左右設茶果餉我。果似蘋婆，香甚烈，雲從西方來。茶畢，引我歷觀地獄。先見血河，浩渺無涯，有諸女人，或倒浸河內，或發上指，或側身橫睡，血流遍體。復見刀山，高接雲霞，百萬利刃，互相撐拄，中有罪人，矗立刀上，既死復活，活而又死。更令左右執燈照我入黑暗獄，見眾鬼皆盲，頭大如斗，或如栲栳，頸細似管，鼻液長尺許，若醉若寐。從黑獄出，見旋磨中血肉下墜，雞鴨啄食，風吹餘肉，復變為人，便有鬼卒取肉寸磔，重磨作粉，化為蠅蚊蟻子，一一散去。我心酸淚下，問李家姆：『何不救之？』答云：『罪大障深，安能即出？汝今怕否人身難得，可勿持戒念佛，求生西方哉？汝能一念阿彌陀佛，吾當攜汝直往西方。汝意云何？』我未及答，王聞言復下跪，請菩薩且住。李家姆因語我言：『因緣未到，姑俟異日。來此已久，恐家中驚惶，可速去。持齋誦佛，一意西方，兼習經咒，時至迎汝。勉這，勉之！』仍命輜送我，蹙然而醒。」翼日汗出，病良已。其姪性三為書大略如此。夫天堂地獄之說，出於釋氏，為儒者所不言。然世俗人盛稱之，有自死復甦者，輒為人津津述之，幾若身親歷而目親睹，雖欲辟之，彼亦不肯信也。吾以為一切幻境，都由心造。平日具有天堂地獄之說在其心中，恐懼欣羨之念往為不定，逮乎疾病暫亂，由其良心自責，於是乎刀山、劍嶺、燄坑、血湖現於目前，恍同身受。無他，仍其一心之所發現也，豈真有天堂地獄也哉！

吳江有蒯蘭舟居士者，平日好持齋念佛，謂死後必皈依淨土。凌晨即起，誦《金剛經》不輟，既夕即宿堂中，一盞琉璃，蒲團枯坐，幾如苦行頭陀，不履閨闈者已二□年。其女幼蘭，字素娟，亦化之。輟環誓不嫁人。所奉白衣觀音咒甚虔，熏爐寶鴨中，時炷檀旃，入其室香篆繚繞，雖蘭若中無此盛也。蒯氏家中戒殺放生，刀砧上從無腥血，歲時致祭，亦惟豆瓜蔬菽菽乳芥絲而已。每逢佳節良辰，臧獲輩均畀以折勞錢，令其取肴饌於外肆。偶見腥羶，觸鼻欲嘔，甚於陶靖節之攢眉入社也。廚中蕭然，若不舉火。人有以緩急求者，無不立應，因是家日以落。蒯安佚素慣，一旦吏登門而催租，客登台而索債，米鹽凌雜，庚癸時呼，心中頓覺不快，念佛之心，因少間斷。積憂成憤，疽發於背，群醫束手，遂至殞命。

女痛父之亡，慟哭幾不欲生。諸戚串皆以蒯生前事佛心誠，古所未有，乃佛不少加庇佑，豈真我佛無靈哉？女聞言愈哀，益覺涕泗之無從也。由是感心疾，日惟飲水，不復納食，幾如留侯之辟谷。久之，玉骨盈把，牀褥支離，藥店飛龍，日益憔悴，眾皆謂其去冥路近矣。一日，忽自起坐，呼婢具湯沐。婢以木盆進。命易銅盆，曰：「勿以穢器近我身，我盥濯後，將親踏蓮花世界，面見菩薩也。」沐浴既畢，跏趺端坐，視之，已無氣息，鼻中玉箸下垂。須臾，復斂啟目告眾曰：「我死，可以龜盛我屍，置之室中，勿用棺槨，循世俗禮。七日後，我將復活。」言竟遂瞑。

眾遵其言。經七日屍並不變，而面色轉紅，捫之，體仍微暖。夜半，忽聞龕中有聲隱隱，聽天空音樂悠揚。眾異之，啟龕，則女已重蘇，合掌宣佛號曰：「善哉，善哉！佛不在西天，只在寸心。告汝眾生，不可不信地獄，報應如影隨形。我自死後，並不見路，但行黃沙迷漫中，愈行愈暗。我因默念《妙法蓮花經》，忽覺大地光明，有如白晝。旋見旌節幢，冉冉自雲端下降，離地有尺咫。我於圓光閃爍中，睹一丈六金身，法容慈善，知即大士也，即時俯伏求請援救，得離苦海。菩薩曰：『汝未應來此，可即歸。』遂於淨瓶中以楊枝蘸水，遍灑下界，才一著身，頓覺心地清涼，大澈大悟，因請於菩薩曰：『我父今在何處？願得一見。』菩薩曰：『現在羅第二重天享受清福，福滿復升別天。汝能成正果，乃得相見，否則人天阻隔，永無會期。』我聞菩薩言，便欲痛哭。菩薩曰：『勿爾。汝既來此，可令旃檀侍者導汝游諸地獄，俾知世人造種種惡即受種種報，前果後因，彼作此受，斷無或爽。』侍者即從圓光中飛下，偕我入陰司。先謁冥王，旁侍牛首馬面諸鬼卒，猙獰可畏，盡如世俗所繪狀。侍者見冥王，告以菩薩命。冥王起立，肅然敬聽，即呼鬼卒前為導引，振管辟扉，歷諸門闕，每門中必有一二相識之人。有居吳江北門之薛媪，平日念佛精勤，鄉里稱為『善人』，常至女處勸募，茲在寒冰地獄中，叢棘不勝。女驚問曰：『此信佛者，何亦受苦？』鬼卒曰：『其人貪念甚熾，化緣所得資財，多為干沒，又以重利盤剝貧窮人，以是諸惡，宜罹此難。』女為歎息。旋至一處，見其寡孀兩足釘於板扉，痛楚異常。女因泣謂孀曰：『何時至此？是何冤孽而受此苦？』鬼卒曰：『彼生前奇妒，不許丈夫娶妾，以致絕嗣；又待婢僕極苛酷，痛詈毒毆，無所不至。』女曰：『我知其戒食牛肉，遍至佛寺燒香，不可相抵乎？』鬼卒曰：『此小善，不足數也。』後至奈何橋，橋高數□丈，而闊僅容足，偶一下墮，即為蛇蟲所刺螫，備諸苦惱。瞥見表兄某生亦在河中，方訝前日猶來詢疾，豈今日已登鬼耶？』眾中有識某生者，曰：「噫！信昨以急疾殞。」女曰：「然則南門張氏姨當以產難亡？——我見其繃一嬰兒，浮沈血湖中。我懇侍者，舉其生前善行。侍者投以蓮花一朵，即登彼岸。」女曆數地獄諸變相，眾聆之，悚然駭異，群稽首大士前，願改行為善。女自蘇後，復活三□六年，至今無恙。